

→→其实我心里特别希望薛冰能和我们一起去吃饭,半年前,他对我的好我一直都铭记在心头。

【过去时】

●我是 85 后。在我读书的时候，我的父母正在上海打工，一个是牛奶厂的装卸工，一个是服装厂的缝纫工，挣的都是辛苦钱。每年学校放暑假，父母会接我到他们打工的地方住上一个多月，顺便帮着带一下我的小弟。和他们挤在租来的一间小屋里，看到父亲早出晚归，赶上加班，深夜才能回来；母亲则是三班倒，人总是休息不好，我能切身体会到父母在外打拼的艰辛，因此读书的我格外努力，更不敢有丝毫的分心。当有的男女同学成双人对热衷于高中校园时，我只能拼命读书，怎奈资质有限，没能如父母所愿，考进父母打工的城市上海读大学，仅被我们省会的一家专科学校录取。听取父母的建议，我报的是物流专业，说不上喜欢但我认真的去读。一心只想着两年大学毕业到上海找工作和父母团聚的我，再一次和恋爱绝缘。留下了青春的遗憾，但也少了许多人生的烦恼。

拿着文凭来上海的我才发现，上海的工作并不好找，像母亲一样进服装厂，她老人家不会同意，我也不甘心。为此，我还在民工子弟学校教了一学期的书，利用假期时间，我一个接一个人才市场的跑，总算被一家大的快递公司录用，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统计文员，整天埋头和枯燥的数据打交道，但父母很满意，好歹我是一个坐办公室的，比他们都强，特别是这家公司管吃住，我不用和父母兄弟挤在一起，赚的钱也不比父母少，我也知足了。

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，父母开始为我张罗找对象的事了，只是他们的圈子里和我条件相仿的男孩几乎没有，只能托人介绍，同时也暗示我可以在公司同事里找。然而工作竞争压力实在是太大，再说办公室恋情也是职场所忌讳的，想想自己还是趁年轻，提升业务能力和水平是正道，于是我便报名参加财会资格考试，一旦这份工作丢了，以后还能找个财会做做。没想到一次资格证书考试前的临时抱佛脚，一场不是很严重的车祸，却撞出了我的初恋情，也成就了我和同事薛冰的美好姻缘。

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。在会计上岗资格证书考试前的晚上，想到明天就要考试，我晚上离开嘈杂的宿舍，悄悄到办公室进行最后的功课温习。本来看书看得好好的，结果到了八点多时居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我没带伞，反正时间也还早我就继续看书。谁知到了晚上十一点，雨居然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眼看宿舍与办公室值班人员都相继离开，若大一栋办公楼只剩下我一人，突然间感觉有点害怕。我赶紧收拾书本，关灯走出办公室。雨下的真大，都说夏天的雨是阵雨，可是今晚这场雨居然下了三个多小时还不停。我无奈地看着漆黑的天空，才想起大概是天气预报所说的超强台风提前来到上海了吧。

牙一咬，我冲出办公大楼冒雨一直往宿舍奔去，谁知却与对面开来的轿车来了个亲密接触，我应声倒地，感觉膝盖好疼。车停了下来，借着车灯的光我看清楚从车上走下来那人，是同一公司的部门经理薛冰。在这里被车撞，开车的人十有八九是公司同事，我和薛冰不在一个办公室，虽说在同一栋办公楼里，彼此却说不上熟悉。

“你怎么样，要不要紧？”薛冰用他带有黄山口音的普通话问我。我捂着膝盖，勉强试着想站起来，却未能如愿。薛冰见我好像伤得挺重，马上过来扶起我。在车灯的照射下，薛冰能看到我裙子膝盖处被染红了一大片，估计流血了。薛冰迅速把我扶到车上，拿了纸巾给我，让我捂住流血的伤口，随即发动车准备带我去医院包扎。

●薛冰带我进了最近的一家私人诊所，里面设施简陋，看上去却还比较干净。本来是要打烊的，却不得不接待我们这两个深夜闯来的不速之客。医生说腿伤在处理过程中最好不要用麻药，让薛冰进来抓住我，因为在处理伤口时，怕我因为疼痛乱动影响包扎。我与薛冰说不上有多熟悉，让一个不是很熟悉的年轻异性抓住自己，还真有点难为情，不过这个时候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薛冰很快在我旁边坐下来按住我的双肩，医生在上药时，我疼得泪水直流，但我没有发出声音，只是一直咬着嘴唇，忍不住泪水快要掉下来时，我干脆把自己的脸埋进了薛冰的怀里。正式恋爱后，薛冰告诉我看着我那坚强的样子，真让人既心疼又佩服，尤其是当我为了不哭出声咬着嘴唇时的模样更让人怜爱。薛冰说他看到我进公司已经有一年多，但从未有过正面接触，偶尔只是上下班见一面，没想到我居然这么坚强。

包扎处理好之后雨也变小了，但时针也指向了凌晨一点。薛冰问我需不需要到他家休息，以便照顾我。我哪好意思呀，孤男寡女的多不方便，所以我拒绝了，宁愿回去吵醒室友也不要和薛冰一起去他家。把我送回宿舍的薛冰，坚持扶着一瘸一拐的我进了宿舍大楼，到了宿舍门口，我停下。里面都是女同事，又是半夜，大家都在睡觉，薛冰一个大男人进去不大方便。

薛冰开车离去前，特地叮嘱我明天不用上班，他会和我们经理打声招呼的。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明天的考试，我可是下足了几个月的功夫呀，错过了这次下次再报考又要等半年时间，还得拿着那本枯燥的书啃上半年，无疑是一种折磨。好在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感觉腿伤已经好多了，换了另外一条长裙勉强能走路，只是平时时稍微慢点，我准备去考试并提早出发来到考场，真不想浪费这一个月的努力。反正考试又无需做什么剧烈运动，不会影响伤口的。考试进行了三个小时，考完出来已经十二点半，终于轻松了，即使腿受伤了，我仍觉得好开心，因为那天考试的感觉不错。

随便买了份盒饭算是把午饭解决了，见时间还早，我便坐在一家新开发的体育公园里看风景，也许是心情好吧，所以才会觉得周围一切寻常的事物都非常的赏心悦目。坐了一会儿，我拿出手机看时间，发现自己居然还没开机，因为考场内要求必须关机。手机一打开便有几条短信同时蹦出来，引得手机一直在振动。

有室友关心考试情况的，有一些房地产信息和其他的移动信息，还有一条是陌生的号码发过来的，但一看内容我基本能确定是薛冰发的。昨天虽然是薛冰撞倒了我，但这伤处理过了已经是小事，我觉得不用再麻烦他，所以我没有回复。在公园坐了一个小时后，我便打车到了昨晚那家诊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,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
王志强 摄 组合II

我记忆中的初恋故事

口述/季莉 整理/刘千荣

一场车祸 一份初恋

所，进了诊所后，意外发现薛冰已经坐在那里了！

“不是跟你说让你今天休息嘛，干嘛腿伤没好到外面乱跑呀”薛冰一见我就开始质问，这个人还没搞清楚这哪跟哪，就先责怪起我来了。你是经理不错，但不是我们部门经理，好像无权管我的，我心里不是很服气的想。

薛冰不顾我的推辞，带我换了家更大的医院，做了周身检查，确定没什么事，我准备乘公交回去。“你真的确定你没事？”准备离去的薛冰不放心的再次问。我真想跳一个给他看，证明我没事，只是暂时还不行，“医生都说没事了，再说你开车撞倒我我只是个意外……”争执了半天，最终还是薛冰开车送我回去的，不过在回去之前他带我去吃了骨头汤，薛冰说这叫伤到哪里就补哪里，我说薛冰是在诅咒我伤了皮肤，还得伤骨头。

●伤后第三天，我收到快递寄过来的一条长裙，我立刻想到薛冰，应该是他帮我买的，而我不想让同事知道详情就说是自己买的，但还是试着发了条信息给薛冰谢谢他，很快便收到“不客气”的回复，这下就确定了。这条长裙子确实比较实用，因为腿伤，裤子都不能穿，短裙也不行，所以加上我自己原来的一条，两条长裙换着穿了一个月，直到腿伤好了，留下一个疤。一向乐观的我安慰自己，至少还能穿长裙，没关系的。

从此我和薛冰又回到以前那种形同陌路的状态，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，但同一幢办公大楼里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我每见薛冰一次都会记住一次，记住他的衣着，打电话的语气，走路的样子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暗恋吧，不得不承认，我确实喜欢上了这个曾经开车把我撞倒的男同事，却没有勇气去找有房有车，已经混到经理级的薛冰去主动吐露心声。

半年后，我忍痛去参加的考试结果出来了，我顺利通过。在领到证书的那天，我非常高兴，便请了几个要好的同事一起外出吃饭，庆祝我的“劫后余生”。

下班后，本来准备搭公司班车的，没想到一位同事硬拉我们几个坐薛冰的车，可能他们俩比较熟悉吧。一路上，同事和薛冰聊着我们今晚外出活动的主题，快嘴周舟居然和我招呼都不打一个，就自作主张的邀请了薛冰，出乎我的意料，薛冰居然痛快的答应了。其实我心里特别希望薛冰能和我们一起去吃饭，半年前，他对我的好我一直都铭记在心头。

“这个证就是你上次不顾腿伤，也要去参加考试考出来的？”薛冰似乎没话找话问我。原来他还记得，我笑了笑头承认。“一纸证书真就那就那么重要吗？比你的身体还重要？”薛冰说他认为简直不可思议，工作又不只是靠证书说话，自身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。“不是这个证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在上面，拿不到我觉得太对不起自己。”我反驳道。薛冰承认他钦佩我的坚强和执着，不像有的 85 后女孩，太过娇气了。

“你为什么还没找男朋友呀？”沉默了一会后，薛冰突然又问了我这么一句，我觉得这好像是隐私，就一脸茫然的看着他反问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找女朋友呢？”心想同样的问题相信你也很郁闷吧，自己都不找干嘛还问我。本姑娘不找当然是有原因的，以前是没有心情找，现在是喜欢上了你。“好吧，那当我没

问。”薛冰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我觉得好失落，其实我是真的想知道薛冰为什么不找女朋友，他该有三十二，已过而立之年了吧。

第二天下午，同事周舟突然跑过来跟我说悄悄话，把我拉到一旁，问我如果把薛冰介绍给我作男朋友愿不愿意。被人说破心事，刹时，我整个脸全都羞红了。我不明白周舟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一个劲的说开玩笑，结果周舟把我带到窗户前让我往下看，我看到薛冰的车停在楼下，人站在车旁。“什么意思？”我问。“薛冰说如果你愿意，现在就下去，他想找你谈谈。”周舟推了我一下，笑答。我怕是开玩笑，因为这种事一旦被当作玩笑传出去，我还怎么在公司里混。我仍是不肯相信，结果周舟打电话给薛冰，看着楼下的薛冰接起电话，而周舟把电话递给了我，电话里传来薛冰要我下去聊聊的声音，我才相信这好像是真的了。

●我走到楼下，薛冰已经上车，我本来是想坐后面一排的，结果他让我坐前排去。我不知道薛冰要开向哪，只是觉得心里很忐忑。“不用紧张，我想我的想法周舟已经跟你讲过，你可以用这一路的时间考虑”。我现在还哪能思考呀，满脑子的紧张，乱的没有一点头绪。车子开了大约半小时停了下来，我看着一路的风景非常漂亮，不远处我听到了江水冲击岸边的声音，大概到黄浦江边了吧。

“我想我们之间已经不用再再做详细介绍了吧，我就是想找你做我女朋友，我们以结婚为前提谈恋爱，如果顺利，春节就结婚。”听到薛冰认真地表白，我心里却在暗自嘀咕：春节结婚，现在已经十一月了，春节不就是明年一月底吗，准备和我谈两个月恋爱就结婚，不是被家里催急了才这样做的吧，我可不是货物，不是临时派作用场的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急呀，还有你是怎么喜欢上我的？”问出问题后我觉得自己有点白痴，急是因为人家薛冰都已经三十一二了；喜欢是个没理由的东西，谈何原因呀，真笨！“你到底同不同意呀？”薛冰没有回答而是反问，也许是觉得我的问题够白痴吧。“可是你不觉得你这不是在征求意见而是在命令吗？工作上的事情也许你可以命令我，但这事你总不能强求吧，再说我还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，我怎么能答应和一个只为了结婚的人谈恋爱呢？是吧，还有，我们虽然认识一段时间，可是彼此并不了解，这样也不行呀，和一个陌生的人谈两个月恋爱就结婚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。”我把能找的理由都一股脑抛了出来，口是心非的推脱着。

“这些都不是理由吧，答不答应？”好像没有选择了，我怯怯的点了点头，薛冰动情地说：“其实从那次撞倒你带你去上药，你扑在我怀里把眼泪抹掉时我就喜欢上了你，哭泣没什么可难为情的，下次不要再咬破自己的嘴唇。”

【现在时】

两个月后，也就是 2012 年的春节，一场盛大的婚礼结束了季莉二十六年的单身，从此季莉不用被打工的父母唠叨嫁不出去，也不用再被当成“剩女”看待了。一切好像都是命中注定的缘，季莉和薛冰成为公司里令人羡慕的一对恩爱夫妻。